

8756

查拉潘
司國臨
社拉

查拉圖司屈拉如是說

第 一 部

三種的變形

我要向你們說出精神上的三種變形：說明精神如何會變成駱駝，駱駝如何變成獅子，獅子最後又如何變成小兒。

精神強毅而能擔戴，虔敬內存，對於他便有許多重負：因為他的強毅在希求重的和最重

的呀？能擔戴的精神如此發問，他
預備下，如重駱駝，預備駝上重負。

勇士們，甚麼是最重的呀？我可以駝上，自喜我有毅力。能擔戴的駱駝在如此發問。

那可不是：卑己自牧的行爲？表露自己的愚鈍以嘲弄自己的聰慧？

或則是：在事業告成之時而退嚙？登高山以誘致惡魔？

或則是：以智識的草蔬橡實爲糧，爲真理之故而忍受靈魂的飢餓？

或則是：患病而離棄親人，與聾者相交，令一己之要求不爲人所聞問？

或則是：假使水是真理時，便跳入腐水中與冷的蛙熱的蝦蟆爲伍？

或則是：侮辱我者愛之，魔鬼將襲我而我進而與之握手？

諸如此類最重的東西，能擔戴的精神都承擔了：如像一匹駱駝負着重載向沙漠奔趕，精神也向着他的沙漠奔趕前進。

但是在這最寂寥的沙漠中第二次的變形起

了：精神在此要變成獅子，他要把提着自由，要在他的沙漠中自爲王長。

他在此處尋找他剛纔的主人：他要和他敵對，和他剛纔的上帝敵對，他要和巨龍鬥個輸贏。

精神不願再叫他主和上帝的巨龍是誰呢？巨龍叫“汝當”。但是獅子的精神說“我要”。

“汝當”睡在路旁，全身的鱗甲是金光燦爛，每個鱗甲也都燦爛着金色的“汝當”之光。

幾千年來的價值在這些龍鱗上燦爛，所以龍中之最矯健者如是說：“一切事物之一切價值——在我身上發光。

“一切價值都已造就了，已造就的一切價值——那便是我。真的，世間上不當再有‘我要’存在”。巨龍如是說。

兄弟們，精神上的獅子究有何用呢？安分而虔敬的，能負重的動物不巳能濟事了嗎？

要創造新的價值——這還是獅子所不能：

但是爲自己造出自由以爲新的創造之地步——這却是獅子的力量所能的。

要爲自己造出自由，更造出神聖的否定以反抗義務：兄弟們喲，這是不能不待乎獅子。

要把創造新的價值之權利拿在手中——這對於負重虔敬的精神是一種最可怕的行爲。真的，這在他看來是掠奪，是一種猛獸的行事。

他曾把“汝當”愛作最神聖者：如今要叫他從他的愛者掠奪自由，他在這最神聖的行爲之中也不能不尋出狂妄與放肆：要實行這種掠奪是不能不待乎獅子。

但是，兄弟們喲，請說獅子所不能，而爲小兒所能的是甚麼？何故暴猛的獅子更不得不變爲小兒？

小兒是無嫌猜，是無懷，是新的肇始，是遊戲，是自轉的車輪，是最初的運動，是一個神聖的肯定。

是的，兄弟們喲，對於創造的遊戲，一個神

道德之講壇

人衆向查拉圖司屈拉稱道一位善於講說睡眠與道德的賢人：這人是因此之故很受人的尊崇與褒獎，無數的青年都集坐在他的講座之前。查拉圖司屈拉便去和一般的青年坐在他講座之前聽講。於是賢者如是說：

對於睡眠的尊仰心與廉恥心！這是第一件要事！一切不安枕席而徹夜無眠的人，宜避之不與同道！

聖的肯定是必要的：於是精神得自主其意志，爲世所棄者得恢復其世界。

我對你們說出精神上的三種變形了：說明了精神如何變成駱駝，駱駝如何變成獅子，獅子最後又如何變成小兒。——

強盜對於睡眠尙知廉恥：因爲他常常在夜裏悄悄地偷人。但是巡夜的更夫便不知廉恥：因爲他拿着他的牛角。

睡眠不是輕巧的伎倆：因爲牠須保得終日的清醒。

一天之內你須克服你自己十次：因爲克己是恰好使人倦怠，是靈魂的阿芙蓉。

一天之內你也須舒散你自己十次：因爲克己本是辛苦，不舒散之人不能安眠。

一天之內你須求得十項真理：不然你在夜裏也會向真理探求，你的靈魂便常感着飢餓。

一天之內你須發笑十次而開心：不然你在夜裏便要傷胃，胃是悲憂之父。

此理少有人知：但是人欲睡眠安穩須要有一切的德行。我將虛發偽誓？我將姦淫婦女？

我將調戲隣人的婢子？如此種種都有妨於安睡。

並且人縱有種種德行，也還當需要一件：便

是要使那種種德行在適當的時候睡眠。

要使這些善良的女性（指德行）勿得鬥爭！
勿得關於你不幸者鬭爭！

要與上帝與隣人和睦；安穩的睡眠是在如此要求。並且要與隣人的惡魔和睦！不然他便要在夜中來擾你。

要尊敬官長而服從，不怕就是邪惡的官長！
安穩的睡眠在如此要求。權勢總愛在彎曲的腿上蹣跚，我又其奈之何呢？

把他的羊兒引到最暢茂的牧場上去的，在我看來總算是最好的牧人：要如此纔能得安穩的睡眠。

我不要多大的名譽，也不要多大的財寶：這是傷人的脾肺。但是沒有一點名譽沒有一點財寶也是不能安眠。

交友少，在我看來比交際損友的好些：但是那必須在適當的時候來往。要如此纔能得安穩的睡眠。

便是心貧的人我也十分歡喜：因為他們促進睡眠。這些人是幸福，尤其是一般人總聽隨他們的自便的時候。

白晝在有德之人便如此過去。夜晚來了的時候，我很留心，不敢去呼喚睡眠！睡眠是不願受人呼喚的，他是一切德行之王！

但是我儘思索，我在靈間做了些甚麼，想了些甚麼。我反囑着問我自己，耐性得如像一匹牛兒：究竟你十次的克己是那幾樣？

十次的舒散，十項的真理，十次的發笑使你十分開了心的，是那幾樣？

如此沉思，被四十種的思索搖漾，睡眠，不受呼喚的羣德之王，他便突然來襲我了。

睡眠在我的眼睛上叩門：於是眼睛便沉重了。睡眠在我的嘴唇上親吻：於是嘴唇便張弛了。

真的，這最可親愛的強盜，他用輕輕的腳底走來，偷去了我的思索：我便蠢然立定如像這座

講壇。

但是我不能再立片時了：我是已經睡在那兒。——

查拉圖司屈拉聽了賢人這麼說，他自己在心中發笑：因為那時有一種光明照耀起來。於是便對着自己的心兒如是說：

那位懷抱四十種思索的賢人在我看來只是一位優角：但是我相信，他在睡法上是精通了的。

和這位賢者接近的人真是幸福了！這樣的一種睡眠傳染起來，並且還透過堅壁而傳染了去。

有一種魔術在賢者的講席中。坐在講德者前面的青年們也是不枉了。

他的智慧說道：要安睡時，須清醒。這真不錯，假如人生是全無意義，並且我必須樂得無意義時，這對於我也可算是趁心無比的意義了。

人們在求講德之時，比甚麼還要追求的是

何物，我現在曉得明白了。人們在求安眠而求些助眠的阿芙蓉般的道德。

在這些泉皮設講的大賢者的心目中，智慧便是夢的安睡：他們不知道人生更有何等較好的意義。

便在目前雖不必如其名高，像這位講德者的人也很有幾位：但是他們的時候是過了。他們不能再立片時：他們是已經睡下了。

幸福呀這些貪眠的人們：因為他們不久便要打起盹來了。——

查拉圖司屈拉如是說。

遁世者流

我查拉圖司屈拉從前也起過非非之想，如像一般遁世者流一樣。那時世界於我好像是一個受苦難的上帝之作品。

那時世界於我好像是夢，是上帝的詩；是神聖地不知足者眼前的有色的烟霞。

善與惡，樂與憂，我與汝——在我看來是創造者眼前的有色烟霞。創造者不想把自己放在眼中，——所以他創造世界。

忘憂而喪我，這於煩惱者是歡樂的酬醒。我從前以爲這個世界是歡樂的酬醒，是忘機的三昧。

這個世界，這個永恆未濟的，一個永恆矛盾的虛像，未濟的虛像——對於未濟的創造者是歡樂的酬醒：——我從前關於世界是曾作如是想。

所以我也曾想入非非，如像一般的遁世者流一樣。真的想入非非了嗎？

啊，兄弟們嚟，我所造出的這個上帝是一件人工品，是一個人爲的妄想，如像那一切的羣神！

他是人，而且只是人和我的一個破片：他這個鬼魂是從我的灰與光燒製出來的，一點也不錯！那不是從天外而來！

兄弟們，隨後又如何了呢？我便克服了我自己，我是個煩惱者，我把我自己的灰運上山，我在我心中發見一個燦爛的光明。你看！鬼魂便從

我面前逃去了！

現在要信仰這樣的鬼魂，於我痼疾新癒的人會是煩悶，是苦痛；於我會是煩悶，是卑屈。我向遁世者流如是說。

製造一切遁世者流的——是煩悶與無能；是那最煩悶的人所能經驗的，剎那的狂幸。

欲以一躍，決死的一躍，而達到究竟的倦怠，一種可憐而無知，再無意志振作的倦怠：這便造就了一切的諸神和一切的遁世者流。

兄弟們喲，相信我罷！斷念於肉體的便是肉體，——那以昏迷了的神智之指捫觸這最後的牆垣。

兄弟們喲，相信我罷！斷念於大地的便是肉體。——那是聽着“存在”的肚皮在向他說話。

於是他想用腦壳來貫穿這最後的牆垣，不僅單用腦壳，——是想穿到“彼岸的世界”。

但是“彼岸的世界”是在人前藏隱好了的，那種無人的非人的世界，是一種飄渺的虛無；“存

在”的肚皮，除說人話而外，永不向人說話。

真的，一切的存在是難於證明，是難使言說。但是，兄弟們喲，一切存在中之最神玄者不是已經證明得頂好了嗎？

是，這個“我”和“我”的矛盾與狂亂最正確地談說着他自己的存在，這個創造的，有為的，發生價值的“我”，是一切事物之尺度與價值。

而且這最正確的存在，這個“我”——談說着肉體的，即使他就在沉吟，就在譫嚅，就在用破碎了的翅兒閃鼓，他也是主張着肉體的。

這個“我”，他總曉得日益正確地談說：他愈曉得，愈發見對於肉體和大地的讚語與尊崇。

我的“我”教我一種新的驕傲，我如今更以教人：別再把頭腦鑽在天界事物的沙中，請自由地戴着，戴着一個地上的頭腦，替大地創造意義的頭腦！

我如今教人一種新的意志：選擇這條路罷，這條人所盲目而導循的，並且去改善牠，別再和